

娜伊斯·米庫蘭

左拉著



A. Follet

左 拉

娜 伊 斯 · 米 庫 蘭

孟 安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法國十九世紀作家左拉的一個短篇小說集，共收短篇小說六篇。這些小說真實地刻劃了當時法國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事情，例如：娜伊絲·米庫蘭描寫了一個地主少爺怎樣欺騙一個純潔的鄉間姑娘，使她精神上感到極大的痛苦；南塔斯敘述一個人如何用使人無法想象的卑劣手段來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最後甚至當上了財政部長；奧里維埃·貝卡依之死通過一個幻想的故事，指責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冷酷無情；南榮夫人揭露了資產階級選舉制度的丑惡。

Emile Zola

Nais Micoulin

根據 Editeurs G. Charpentier
et Cie, Paris, 1881 年版本譯出

娜伊絲·米庫蘭

左 拉 著
孟 安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85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6 5/8 字數 157,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6,000 定價(6) 0.65 元

目 次

娜伊斯·米庫蘭.....	1
南塔斯.....	34
奧里維埃·貝卡依之死.....	68
南榮夫人.....	98
沙卜尔先生的貝壳食物.....	132
雅各·达慕尔.....	170

娜 伊 斯 · 米 庫 蘭

在水果成熟的季節，有一个小女孩子，棕色皮膚，披散着黑頭髮，每个月都要提着一大籃子的杏、或是桃子，到埃克斯①的一个律師羅斯當先生家里來，籃子重得她几乎提不动。她耽在寬大的走廊里，这一家人知道了就都从楼上下來。

“啊！是你啊，娜伊斯，”律師說。“你把收穫的東西給我們送來啦。好，你真是一个好孩子……米庫蘭老爹怎么样，他好么？”

“好，先生，”小女孩子回答說，說話時露出來她雪白的牙齒。

後來羅斯當太太就叫她到廚房里去，在那里向她打听橄欖樹、杏樹和葡萄的情況。最重大的事是想知道沿海岸的那個角落，愛斯塔格②，下過雨沒有，因為米庫蘭家替他們耕種的、布朗卡德地方的田產就在那里。那里不過只有幾十棵杏樹和橄欖樹，可是，在那個旱得要死的地方，雨的問題並不因此就不是主要的問題。

“下過幾滴，”娜伊斯說。“葡萄象似很缺水。”

等她把消息報告完以後，她就吃一塊面包跟一點剩下的牛肉，搭每半個月到埃克斯來一趟的屠戶的大車，仍舊回到愛斯塔格去。她常常帶一些貝殼類的東西，一只大海蝦，或是一條鮮美的魚來。

① 埃克斯(Aix 全名 Aix-en-Provence)：在法國馬賽北面二十八公里處。

② 愛斯塔格(Estaque)：地名，在馬賽西面。

因为米庫蘭老爹捕魚的時候比種地的時候還要多。她來的時候如果是在假期里，律師的兒子弗雷德利克一步便跳進廚房，告訴她說他們全家不久就要上布朗卡德去住了，囑咐她把漁網和漁竿都準備好。他用“你”字稱呼她^①，因為他從小就跟她在一塊兒玩。一直到十二歲以後，她為了表示尊敬，才稱呼他“弗雷德利克少爺”。米庫蘭老爹每次聽到她跟他主人的兒子談話的時候用“你”，總要賞給她一記耳光。然而這樣并阻止不了這兩個孩子仍是好朋友。

“千萬別忘了把漁網修補好，”那個中學生一再地叮嚀。

“您放心，弗雷德利克少爺。”娜伊斯回答說。“您來好啦。”

羅斯當先生很有錢，他用很低的價錢，在學院路上買了一座很體面的公館。這座建築是十七世紀末幾年的德·柯瓦隆公館，正面就有十二個窗戶，里面的間數足夠容納一個人數眾多的集體單位。他們一家人，連兩個老女用人也算在內，才不過五個人，所以在這些寬大的房間里，簡直就好象淹沒在里边了一樣，根本看不到人。律師只占了第二層樓，樓下和三層樓，他貼廣告招租，招了十年，還是沒有找到房客。最後，他只好決定把房門關起來，把房子的三分之二讓給蜘蛛去住。

這座空落落的大公館，很會傳聲，只要在走廊里發出一點的聲音，就和大教堂里的回聲一樣响。這走廊又寬又大，樓梯占的地方也高大驚人，單單在樓梯的地方就可以很容易地造一座現代化的房子。

這房子買來以後的第二天，羅斯當先生就用木板把一間十二公尺長、八公尺寬、有六個窗戶的大客廳，隔成了兩間。後來，就用一間做他的辦公室，另一間做他的書記們的辦公室。二樓上，另外還有四大間，最小的一間，也差不多有七公尺長、五公尺寬。羅斯

^① 在法國和對方說話用單數第二人稱，是一種親近和不客氣的表示。

当太太，弗雷德利克，还有那两个老女用人，住的屋子就好象小教堂那么高。为了便利用人們伺候起見，律師只好把原來的一間小客廳，改成了廚房；从前，使用楼下廚房的时候，菜餚經過冰冷而潮湿的走廊跟楼梯以后，都完全冷掉了。更糟的是这所大得不得了的宅子，家具倒是非常簡單。办公室里，一只蒙着烏得列克①綠色絲絨的旧櫃子，这边是一張長沙發，那边有八張靠背椅子，都是帝國式的，木头是粗硬的，顯得十分晦暗；还有一張也是帝國式的小圓台子，放在这样大的房間当中，簡直象一个小玩具；壁爐上只有一座难看的近代大理石台鐘，每一边有一只花瓶，地板已經变成紅色的了，上过臘，閃耀着光亮。臥房里顯得就更空了。从这方面可以觉得出來在南方——在这陽光充沛的福地上，人們的生活总是在戶外——的家庭，即便是最富有的人家，对于舒适和奢侈，也是輕視和毫不在乎的。罗斯当一家人，当然也感觉不到使这些大房間变得这样荒凉的憂郁和冷靜，这些大房間由于家具稀少而且簡陋更增加了頹敗的凄凉气氛。

不过律師是一个很精明能干的人。他父親把埃克斯業務最好的一个事务所遺留給他，他在这个人人都不大活动的地区里，施出一种少見的活动力，想出方法来增加他的主顧。他長得很矮，生性愛动，有一副黃鼠狼般的狡猾臉相，对他事务所的業務非常尽力。他对于財產的关心，更是占了他整个的时间，他甚至連報紙都不看一眼，一点难得有的、空下來的时间，又都消磨到俱乐部里。他的太太却恰恰相反，她被認為是本城一位聰明出众的女人。她娘家姓維勒包納，虽然嫁了这个配不上她的丈夫，她还是保有她高貴的榮譽。但是她表現得过分的嚴肅，对于宗教的信仰又是非常頂真，过分的固执，以至于她在自己那种机械式的生活里，就好象完全枯

① 烏得列克 (Utrecht): 荷蘭城名，以產絲絨出名。

干了一样。

至于弗雷德利克，他就在这这样一个终日忙碌的父亲和这样一个嚴酷無情的母親当中長大起來。在中学的几年里面，他是一个有名的懶學生，虽然在他母親面前就会發抖，但是还是討厭用功討厭得不得了。晚上在客廳里，他可以一連几个鐘头扒在書本上，一行字也念不進去，头腦恍惚。他父母看見他这个样子，还以为他是在准备功課呢。后来他們發覺他这样懶就非常气惱，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寄宿；他就更不用功，学校里管得比家里松，他觉得沒有嚴厉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更高兴了。因此他那沒有人管的行为，又使他父母着了慌，最后还是不讓他去寄宿，再把他叫回來自己管教。他讀完了第二班^①和語法班，他給管得那么嚴，最后也只好用功了：他母親查看他的練習簿子，强迫他溫習功課，就跟一个巡警似的一天到晚釘在他后边。靠着这样嚴厉的管束，弗雷德利克在高中畢業考試的时候，只有兩門功課不及格。

埃克斯有一个出名的法学院，罗斯当的儿子当然在这个学校里报了名。在这座有最高法院的古城里，差不多只有律師、公証人和辯護士，聚集在法院的周圍。大家都是讀法律，讀好以后，再安安适适地去种菜。弗雷德利克这时仍然繼續过着中学的生活，尽可能地少用功，只是裝裝样子，使別人相信他是在用功讀書就行。罗斯当太太也沒有办法，只得違背着自己的心願，讓他更自由一些。現在他喜欢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只要吃飯的时候回來就行；晚上，除了答应他去看戲的日子以外，他一定得九点鐘回家。这样他就开始过着一种外省大学生的生活，一种如果不全心用功，就成了非常單調而放蕩的生活。

为了能体会出學生們在埃克斯过的是什么样空虛的生活，先

① 相等于中國的高中一、二年級。

要認識一下埃克斯，認識一下埃克斯長着青草的街道上的冷靜，認識一下全城象睡着了一樣的狀態。用功的學生還可以在他們的書本上消磨時光。可是那些不肯認真上課的學生，要想解悶，可只有那些兼經營賭博的咖啡館，和幾個比賭博還要壞的地方。我們的年輕人於是便成了一個賭迷；大多數的晚上，他都去賭博，賭好以後才到別的地方去。一種從中學里逃出來的孩子般的欲念，使他跑進當地所有的壞地方去，這兒沒有那些在巴黎充斥在拉丁區的放蕩的女孩子。等到晚上的時間也不夠他用，他就從家里偷到了一把鑰匙，把深夜也加以利用。他就这样，快快活活地度過了讀法律的幾個年頭。

不過，弗雷德利克知道自己應該表現出是一個听话的兒子，他漸漸養成了屈服在恐嚇下面的一套兒童才有的虛偽。他母親現在也表示滿意了：他陪她去望彌撒，走和非常嚴肅，還很沉得住氣地向她撒漫天大謊，她看見他態度誠懇，就死心塌地完全相信他。他非常乖巧，從來沒有讓人看出他的毛病來，他總能找到借口，預先編造些荒謬絕頂的故事，給自己做辯護的根據。他借表兄弟的錢，來還賭債。他的賬目複雜得不得了。有一次，他贏到了一筆出乎意外的數目，居然實現了他到巴黎去玩一個星期的夢想，說是他的一位在杜朗司河沿岸有產業的朋友，邀請他去的。

除此以外，弗雷德利克是一個漂亮的青年，高個兒，臉長得挺端正，還有很濃的黑胡子。他的荒唐，尤其使他在女人跟前，成為可愛的人。他的正經態度是一般人所稱道的。看出他作假的人不免笑一笑；然而他既然還有廉恥掩飾着他生活上這一半不大靠得住的行為，我們就應該滿足他不肯象少數粗俗的學生那樣引起全城的騷動，不肯公開他的荒唐行為了。

弗雷德利克快要滿二十一歲了，不久，他就要結束他最後的考試。他父親還相當年輕，不打算馬上把事務所讓給他，希望培養兒

子去做法官。他在巴黎有朋友，可以托他們替他兒子弄到一個代理法官的委任。年輕人也不說不願意；他從來不公開反對他的父母；但是他臉上的微笑，却顯露出他決心要去繼續過他很滿意的、舒適的游蕩生活。他知道他父親很有錢，他自己又是一個獨子，他為什麼還要吃一點苦呢？在這些等待的日子裡，他在散步道上抽抽雪茄煙，到附近小妓院去辦些風流韻事，成天地偷偷摸摸到些不正當的地方去，而且這並不妨礙他處處順從他母親的意思，逢迎著她的歡心。遇到過分荒唐，弄得四肢無力，食欲不振的時候，他就回到學院路那座冷冰冰的大公館裡，在那里安靜地、愉快地休息著。房間裡的空洞，從天花板上壓下來的煩悶，對他說來好像一副安寧的清涼劑一樣。他一面使他母親相信，他是為了她才留在家里，一面自己恢復自己的身體，一直到健康和食欲都恢復過來，好重新再去辦不規矩的事。總而言之，只要不談到他那些尋歡作樂的行為，簡直可以說他是世界上頂好的孩子。

娜伊絲年年都提著她的水果和鮮魚到羅斯當家里來，她也一年比一年長大了。她恰巧跟弗雷德利克同歲，比他大約大三個月左右。所以羅斯太太每一次總是說：

“娜伊絲，你看你長得真成一個大姑娘了！”

娜伊絲微笑一下，露出她雪白的牙齒。很多次，弗雷德利克都不在那里。可是有一天，就是他讀法科要畢業的那一年，他正要出門，恰巧遇見娜伊絲手里提著她的籃子，站在他家的走廊上。他驚奇得停住了腳步。他沒有認出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去年在布朗卡德見過的那個瘦長的、身段很難看的女孩子。現在娜伊絲一頭濃厚的烏黑頭髮，好象一頂盔似的罩著棕色皮膚的臉蛋，漂亮極了；強壯有力的肩膀，滾圓的腰身，兩條美麗的胳膊，露出赤裸的手腕。一年之間，她象一棵小樹似的長大了。

“是你呀！”他結結巴巴地有點說不出話來。

“是啊，弗雷德利克少爺。”她回答說，一邊睜大着眼睛正面望着他，眼睛里流露含蓄的热情。“我帶來一些海胆……您什麼時候來呢？要不要預備漁網？”

他一直在端詳她，仿佛沒有聽見她的話似的，小聲說道：

“你很漂亮，娜伊斯！……你怎么長得这样漂亮？”

这句贊美的話使她笑了。後來，他象从前兩個人在一起玩的時候那樣，用遊戲的態度拿起她兩只手，她忽然嚴肅起來，用稍微帶点嗔怪的聲音，低低地突然又用“你”字來跟他說：

“不，不，不要在这里……你小心！你母親來了。”

二

又过了半个月，罗斯当一家人动身往布朗卡德去。律师需要等法院休假以后才能來，何況，九月的海边才更有意思。炎热已退，夜晚凉爽得叫人非常适意。

布朗卡德并不在爱斯塔格村里。爱斯塔格是馬賽郊区最远的一个小鎮，在海灣口起，岩石圍起來的一条死路的尽头上。布朗卡德却在村庄外边的一个懸岩上；在小海灣里，任何一处地方都可以在那一片高大的松樹林里看見它黃色的正面。这是一般所謂普罗望斯府邸的、四四方方、笨头笨腦、开着些不規律的窗戶的一座建物。房子前面，有一个寬闊的平台，筆直地俯視着一个窄小的、布筑滿石子的小海灘。后面，有一塊大園地，土地瘦瘠，只長着几棵葡萄、杏樹和橄欖樹。然而，布朗卡德的一种缺点，也可以說是一种危險，那就是海水一直不停地冲打着懸岩；从鄰近的水泉里浸过季的水一直在这座半粘土半岩石的、松軟的懸岩上發作着：每一來節，都有不少的大石塊裂开，發着驚人的响声落到下面的水里去。慢慢的，这一片產業被侵蝕得成了弯弯的月亮形狀。有些松樹已

經被海水吞沒了。

四十年以來，米庫蘭一家人一向做着布朗卡德的佃戶。按照普羅望斯一般的規矩，土地由他們去種，收成却跟地主對半分。土地的收穫是很貧乏的，假使不是他們在夏天捕一些魚的話，他們一定會餓死。在耕地和播種空下來的時間，他們就去撒網捕魚。他們家里的人口有米庫蘭老爹，這是一個臉皮又黑又瘦的凶老头子，一家人誰看見他誰就吓得發抖；還有米庫蘭媽媽，她是在太陽底下鋤地鋤得成了一個呆笨的大个子女人；還有他們的兒子，他這時正在“阿洛剛特”號軍艦上服務；最後還有娜伊斯，她除了家里的一切事務以外，還給她父親派到一個瓦廠里去做工。佃戶的住處是貼在布朗卡德懸岩半腰上的一所破房子，那里難得聽見一聲笑聲或歌喉。米庫蘭老爹始終保持着上了年紀的、那種不近人情的靜默，一天到晚回想着他的過去。兩個女的對於他怀着恐怖的尊敬，完全是南方人做女兒和做妻子對待家長的那種尊敬。这里的安靜，只有娜伊斯的媽媽看不見她的時候，拚着命想扯高嗓門，兩只拳頭放在腰上，向四面發出凶野的喊叫聲，才會被冲破。娜伊斯在一公里以外就聽見了，也總是帶着滿腔怒氣，氣得臉色發白，趕快回來。

美麗的娜伊斯——這是愛斯塔格人對她的稱呼——真是算不上幸福。她已經十六歲了，米庫蘭老爹為了一聲“是”或者“不”，還照樣舉手就往臉上打，而且打得那麼重，以至於鼻子里都流出血來；現在她雖然已經二十歲開外了，她的兩個肩膀還是幾個星期、幾個星期地帶着她父親打的青傷。其實她父親也不是一個壞人，他只是嚴格地施行他的王權，他要別人都服從他，他的血液里保持着古代拉丁民族的強權，對於家里的人他以為他依然有生殺的大權。有一天，娜伊斯受了毒打，居然敢抬起手來遮擋自己，他差一點沒有把她殺了。那位少女受到這樣的懲罰，渾身不停的哆嗦。她在一個黑暗的角落里，坐在地上，兩眼干巴巴地忍受着這種毫無道

理的屈辱。一种内心的怨恨使她老半天不说一句话，心里盘算着报复的方法，可又总是没法实行。这还是她父亲的那种血液在她身体里激动，反抗，一种盲目的愤慨，一种好胜的疯狂需要。当她看见她母亲在米庫蘭跟前，浑身发抖，服服贴贴，忍气吞声的时候，她就轻蔑地看着她。她常常说：“要是我有一个这样的丈夫，我一定要杀死他。”

娜伊斯还是更喜欢那些挨打的日子，因为毒打能够使她疲劳。别的日子，她就只有过着这么窄狭，这么苦闷的生活，她真是烦得要死。她父亲禁止她到爱斯塔格去，他要她在家里做一些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即便没有什么事好干，他也要把她留在身边，不离开他的眼。因此，她心急地等待着九月；等主人們一来到布朗卡德以后，米庫蘭的監視就不得不放松了。娜伊斯替罗斯当太太跑腿买东西，想把一年的囚禁一下子都补偿过来。

有一天早晨，米庫蘭老爹想到这个大女孩子每天能替他赚回来三十个苏^①。他于是解放了她，叫她到瓦厂去做工。虽然活很重，娜伊斯也很高兴。她一早就出门到越过爱斯塔格的那一面去，在炎热的太阳下面，翻晒瓦片，一直到晚上才回家。她的两只手给这种重活磨得很粗，可是她却不感到她父亲在背后盯着她了，她自由自在地跟年轻的男人们在一起谈笑。她就在那里，一面干着这样劳苦的活儿，发育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炎热的太阳晒得她的皮肤象镀上一层金子一样，在她的脖子上烙上一条琥珀色的宽项圈；她漆黑的头发长得又长又密，就好像要一缕一缕地把她遮盖起来似的；她的身体，在她做活的时候，时刻不停地弯下去或来来去去地摆动，养成了年轻的女战士一般的柔软和矫健。每逢她在这片捶硬的地上，在这些红色的胶泥当中，挺身站起来的时候，她真

① 苏(Sou)：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

象一个塑起来烧成陶器的古代娘子军，忽然感受到天上降下来的神火以后，活起来了似的。米庫蘭看见她一天比一天长得美丽起来，眯缝着小眼，老是盯住她。她太会笑了，一个女孩子这样高兴，在他看起来，不大自然。他拿定主意，要是在她的裙子周围发现有什么不三不四的求爱的人，他一定要掐死他们。

提到求爱的人，娜伊斯真可以有好几打，可是她都叫那些人失望了。她讥笑所有的青年人。她唯一的好朋友是一个驼子，和她在一个瓦厂里做工，名叫托瓦納，矮矮的个儿。他是埃克斯的孤儿收容所送到爱斯塔格来的，他就在这兒，做工落户了。这个驼子带着他滑稽的面貌，笑起来非常有趣。娜伊斯见他那样温存，对他很容忍。她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当她遭到父亲的毒打，想找一个人来报复一下的时候，她往往就拿他来出气。不过，这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当地人都笑托瓦納。米庫蘭却说：“我让她跟驼子在一起，我是认识她的，她太骄傲了，决不会要他的！”

这一年，罗斯当太太在布朗卡德安頓下来以后，她就要求佃户把娜伊斯借给她使用一些时候，因为她的一个女用人病了。正好这时候，瓦厂也停工。再说，米庫蘭对自己家里人虽然十分粗暴，可是对待主人却还是表现得非常有礼貌；即使这个要求使他不大同意，他也不好意思拒绝让他的女儿去。罗斯当先生有要事到巴黎去了，所以只有弗雷德利克和他母亲留在乡下一头几天，这个年轻人，按照一向的习惯，总是先需要活动，他沉醉在乡下的空气里，跟着米庫蘭一同去撒网，收网，往通到爱斯塔格来的山峡里去做长距离的散步。后来，这种美好的热情渐渐平静下来，他就成天躺在平台边上的松树下面，半睡不睡地，观望着大海，海水单调的蓝色，终于使他产生厌烦和无聊。普通是耽过半个月以后，他就在布朗卡德再也住不下去了。于是，他每天早晨便制造一个借口溜到马赛去。

主人們來到的第二天，米庫蘭在太陽上山的時候，就來喊弗雷德利克。他約他去收漁簍，那是一種口子很窄、魚游進去就出不來的長簍子，是專為捕捉水底下的魚用的。可是年輕人只裝做沒聽見。捕魚仿佛引不起他的興趣了。他起來以後，便到松樹底下，躺在那兒，兩眼迷迷糊糊地望着天空。他母親看見他不去做這種遠路的游玩，心里覺着非常奇怪，他每次游玩回來總是食欲很好。

“你不出去么？”她問道。

“不出去，媽，”他回答說。“爸爸不在這里，我留在家裡陪您。”

佃戶聽到這話以後，用土話低聲嘟囔着說：

“得了，弗雷德利克很快就要到馬賽去了。”

不過，弗雷德利克並沒有到馬賽去。一星期過去了，他一直躺在那裡，只有太陽晒到他的時候，才起來換一個地方。他為了裝樣子，拿了一本書；可是並不去讀它；他那本書大多數的時間是和干硬的地上晒干了的松針在一起。年輕人甚至連海也不看了；他的臉只朝着房子那一面，好象關心用人的事情似的，他注意女用人們不停地在平台上來來去去；要是娜伊斯走過的話，好色的少主人的眼里就閃耀着明亮的火焰。這時娜伊斯便放慢腳步，有節奏地擺動着她的身腰，可是從來不向他看一眼。

這種情形延續了好幾天。他在他媽媽跟前，對待娜伊斯很粗暴，幾乎拿她當做一個笨用人看待。挨了罵的女孩子低下眼睛，內心里怀着幸福的感覺，彷彿在欣賞別人對她的責罵。

有一天早晨，吃早飯的當兒，娜伊斯打碎了一只生菜盆子。弗雷德利克大發脾氣。

“看她有多笨！”他大聲嚷着說。“頭腦到哪兒去了？”

他氣憤地站起身來，還加上說他的褲子也弄壞了。一滴油滴在他的膝蓋上。他真是看作一件大事了。

“你还看我呢 还不赶快去給我拿一条飯巾跟水來……帮我擦干净”

娜伊斯把飯巾的一个角,在一只杯子里沾了沾,然后在弗雷德利克跟前跪下來,擦他褲子上那滴油漬

“讓它去吧,”罗斯当太太一再地說。“倒好像你从前就沒有弄髒过似的。”

可是,少女还是沒有放开她主人那条腿,她仍旧用尽她美丽的胳膊的气力揩他的褲子。他呢,一直用嚴厉的話在申斥她。

“一輩子也沒有見過这个笨法……盆子沒有离我更近一点敲碎,可能还是她故意的呢……哼!要是她在埃克斯伺候我們,那我們的碗碟,很快就都打光了!”

这样的責斥跟所犯的过失太不相称了,等娜伊斯不在那里的时候,罗斯当太太認為应当劝劝他的兒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呢?別人还以为你受不了她呢……我請你对她温和一些。她是你从前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何况,她在我們这里也不是普通的女用人。”

“嘿!她叫我討厭!”弗雷德利克做出粗暴的神情回答說。

当天晚上,黄昏的时候,娜伊斯和弗雷德利克在平台尽头、黑暗的地方又碰头了。他們还没有单独說过話。从房子里面,誰也不会听见他們。松樹在寂靜的空气里,散發出温暖的松香味道。她又帶着童年親蜜的口吻,低声問他說:

“弗雷德利克,你为什么这样責斥我?……你这个人真坏。”

他一声不响,就抓住了她兩只手,把她拉到自己怀里,親着她的嘴唇。她由他去親,然后走开,弗雷德利克为了不在他母親跟前露出兴奋的样子來,坐在平台边上的欄干上。十分鐘以后,她帶着稍微有点自負的鎮靜态度,又在伺候他們吃飯了。

弗雷德利克和娜伊斯并不約定会面的時間。有一天夜里,他

們在岩岩边上的一棵橄欖樹下邊見面了。吃飯的當兒，他們倆的眼睛，有好幾次熱烈地互相凝視着。夜晚很熱，弗雷德利克靠在他的窗口上，抽着香煙，一直耽到一點鐘，不放心地在黑暗里東張西望。約莫一點鐘的時分，他看見一個模糊的人影，沿着平台溜過來。他不再遲疑了。他爬下來，爬到一間草棚屋頂上，再利用放在那邊角上的几根長竿子，從棚頂跳到地上；這樣，他就不用怕驚醒他的母親了。到了下面以後，他就筆直地朝着一棵橄欖樹走去，他相信娜伊斯一定在那里等他。

“你在那里么？”他用很輕的聲音問。

“是啊，”她簡單地回答。

他挨着她坐在青草上；他摟住她的腰，她把頭靠在他的肩上。有一陣子，他們不說一句話。那棵疙疙瘩瘩的老橄欖樹用它灰蒙蒙的葉子象房頂似的籠罩着他們。在對面，漆黑的海靜靜地伸展開，天上滿是星斗。馬賽在海灣的盡里面，隱藏在一片煙霧里；左邊，只有普拉尼埃活動燈塔的黃色燈光，一分鐘也不停地一會兒亮，一會兒又忽然熄滅，划破黑暗的天空；再也沒有比這種不斷地消失在天邊、又不斷地重新發亮的光綫，更溫柔，更可愛的了。

“你父親不在家么？”弗雷德利克又問道。

“我是從窗口跳出來的，”她帶着嚴肅的口氣回答說。

他們絕口不談到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愛情是從遙遠的童年時代就種下的。現在他們回憶過去的遊戲，那時候，在他們童年的遊戲里已經含着情感的成分了。他們互相撫愛，在他們看來，好象是很自然的。他們簡直不知道彼此應該說些什麼，他們唯一的需要就是我屬於你，你屬於我。他呢，他認為她很漂亮，她那晒黑的膚色和泥土般的气味，都具有刺激性；她呢，一個挨打受氣的女孩子，卻做上了小主人的情人，感到一種驕傲。她把整個身心都給了他。等他們倆沿着出來的道路，仍舊回到自己屋里的時候，天已經